

你好,妖怪! (下)

□张海华



达乌里寒鸦 钱晓 摄



北朱雀 钱晓 摄



大红鹳

(接8月18日本报A18版)

有怪自北方来

所谓来自北方的妖怪，就是说此“妖”原来主要定居北方，可现在忽然在南方被发现，令人称奇。

大家看书，一般都见过“青龙白虎、朱雀玄武”字样。朱雀有很多种，在浙江都很罕见，别说普通人，就连很多资深观鸟人士都没见过。

2011年10月30日，在慈溪四灶浦水库附近的海边，鸟友老钱发现了一只长相奇怪的“麻雀”：和麻雀差不多大，可明显比普通的麻雀偏红。后经专家确认，这小鸟其实是一只雌性北朱雀。由于是雌鸟，因此它身上的红色羽毛并不算多；如果是雄鸟的话，其头部、胸腹部就会呈现明显的绯红色，非常漂亮。

北朱雀在中国属于不常见的冬候鸟，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，一般最南是到江苏。此前，在浙江境内，只有在1943年的时候有人曾经在丽水的龙泉采集到一个标本，从此再也没有过记录。因此，老钱的发现又为浙江“找回”了这种鸟类，同时也为宁波增添了一个鸟类新发现品种。

2011年11月20日，还是在慈溪的杭州湾南岸海边，还是这位老钱，又拍到了一种奇怪的鸟鸦。它不像普通的乌鸦那样全身黑色，也不像白颈鸦那般套了一个白色颈圈，而是后颈、胸腹部均有大片的白色。

这是难以错认的达乌里寒鸦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弁》开头两句：“弁彼鸒斯，归飞提提。”这里的鸒（音同“玉”），是一种“形似乌鸦，腹白，喜群栖”的鸟，毫无疑问就是达乌里寒鸦。这两句诗的大意是：快乐的寒鸦呀，成群翻飞着回家了。这种鸟在我国北方为比较常见的留鸟，虽说资料表明它们会在华东越冬，但近年来在浙江非常少见，在宁波则是第一次被记录到。

2012年在宁波出现的妖怪级鸟类中，除了短尾贼鸥，最让人惊奇的当属杂色山雀。按照原有记录，这鸟儿在中国大陆主要分布在辽宁的局部地区，分布范围极为狭窄。谁知，在当年9月中旬，有人居然在舟山的嵊泗列岛发现了杂色山雀。它成为当年的浙江鸟类新纪录。

后来，香港、青岛、南通、无锡、上海市区等地都发现了它们的踪影。当年10月7日，宁波鸟友“黄泥弄”在镇海招宝山上也拍到了杂色山雀！这一年毫无疑问成了杂色山雀的“大年”，国内观鸟人士纷纷探讨它们突然间出现爆发式扩散、迁徙的原因。有人推测这或许跟当年的大台风有关，也有人说可能跟原栖息地食物不足有关……可谓众说纷纭，但真实原因迄今仍是个谜。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最优雅的妖怪

传统小说里的妖怪，有奇形怪状、青面獠牙的，也有貌美如花、飘飘若仙的，而在宁波出现的鸟类妖怪中，若论颜值与气质谁为第一，则非鹤类莫属。在中国古典诗歌、绘画等艺术的语境里，鹤都是高雅、优美、脱俗的象征。只可惜，多数种类的鹤，如今都成了濒危动物。

2008年11月28日下午，在杭州湾跨海大桥西侧的滩涂旁，我和鸟友单鹏云本来在拍卷羽鹈鹕，忽见一只貌似大白鹭的鸟由西向东飞来，由于是强逆光，我们分辨不出那是什么鸟，只觉得它体型很大，全身洁白。它不紧不慢滑过头顶的蓝天，“慷慨”地给了我们30秒的拍摄时间，然后就消失于天际。

拍完后马上查证，这竟然是白鹤，中国少数几种“全球性极危”鸟类之一。白鹤繁殖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及西伯利亚，主要在我国的鄱阳湖越冬。时任浙江野鸟会会长、鸟类生态学博士陈水华说，此前在浙江，白鹤虽有过历史记录，但至少已有30年未见其踪影，更不用说被拍到了。

2011年1月初，在余姚临山镇的海边，两位杭州观鸟爱好者发现了

一只白头鹤。这成为当年的浙江鸟类新纪录。同年10月29日，鸟友“黄泥弄”来到慈溪龙山的海边，沿着湿地用望远镜找鸟。一只单飞的大鸟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因为它的飞行姿势有点特别。拍下来一看，惊喜地发现那竟然是一只鹤！后经确认，也是白头鹤。

2015年12月5日，杭州初冬的第一场雪后，当地鸟友老宋寻思，这次冷空气会不会带来意外的鸟况呢？于是他决定到余杭北湖草荡看看，结果竟在湿地田埂上发现3只白头鹤在觅食。两天后，我连夜赶去，但可惜白头鹤已经飞走了，无缘得见。

2013年12月20日，鸟友钱斌在绍兴上虞区滨海湿地拍到了两只白枕鹤，发现地紧邻余姚海滨。此前，白枕鹤在浙江的记录极少。

以上3种鹤，均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。由于浙江没有非常大型的湿地，因此历年来几乎没有鹤的记录。它们在浙江境内现身，多数情况属于“惊鸿一瞥”，很可能是脱离了迁徙大部队的“迷鸟”，是被冷空气偶然“捎”过来的。



白鹤

外国大妖怪

不过，无论是以体型大小论，还是以奇葩程度论，上面所“捉”到的各类鸟妖怪，都无法与这最后登台亮相的超级大妖怪相提并论。

2014年11月中旬，在余姚、上虞交界区域的滨海湿地，余姚鸟友老徐拍到一只奇特的超大型水鸟，不是鹤，也不是火烈鸟，竟然是火烈鸟！

火烈鸟？对，很多动物园里都有。但大家都知道，它们主要来自非洲与美洲。准确地说，老徐拍到的怪鸟名为大红鹳，又称为大火烈鸟，在中国，原先只有在新疆等地有过极个别的记录。

得知这“耸人听闻”的消息后，我也赶到了海边，根据鸟友指点找到了这位“外国稀客”。只见它独自站在广阔的湿地内的一个半干水塘中。与其庞大的身躯相比，它的脖子显得特别细长，而最有个性的是它那镰刀形的嘴，其前端黑色，弯曲向下。周围有不少鸟友的“大炮”远远对着它，而身材高挑的它，恰似一位气度非凡的名角，不慌不忙，傲然站在“舞台”中央。它偶尔会起飞绕塘一圈，仿佛在进一步展示自己的风采。飞的时候，翅膀可见明显的鲜红色。

这只大火烈鸟怎么会出现在杭州湾？一开始有很多鸟友都怀疑它

是从附近城市的动物园逃出来的。

不久之后，更多的信息表明，跟2012年秋天彩色山雀的“爆发”相类似，2014年成了中国的火烈鸟大年！据国内鸟友梳理，当年11月至12月，在天津、陕西、山东、河北、江苏、青海、新疆等地也出现了1只到6只不等的大火烈鸟。

可以判定，这些大火烈鸟在中国（尤其是沿海地区）突然密集出现，应该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，在迁徙过程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所致。

其实，不止鸟类有妖怪，其他动植物也一样。如，前两年我在宁波四明山中发现了小竹叶蛙，可根据权威资料，原先只知道这种蛙在省内分布仅在浙西南。在植物方面，近几年的重大发现就更多了，如我市植物专家林海伦在本地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中华水韭，发现了属于全球新物种的兰科植物——后将其命名为宁波石豆兰。

因此，所谓妖怪，实际上只是懵懵懂懂的人类的自身感觉，对包容一切的大自然而言，何怪之有？

对于这神奇的世界，我们知道的还太少太少。

小小世界

□黄洪书

在回家的路上，看见两只麻雀在一棵树下打架，打得很激烈，互不相让，不分胜负，见此情景，我的内心瞬间被触动了。

对于人来说，见到两只鸟在打架，无疑是觉得好玩的，我们也许会开心笑一笑，也许还会有人趁机把两只鸟都捉了或者灭了，可是对于两只鸟来说，它们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也许它们是在争夺地盘，也许是在争抢食物，又或许它们是在争夺伴侣，总之，它们有属于它们的恩怨，有它们打架的理由。我们不懂也不会去懂。在它们看来，世界是它们的，它们有一生，它们有生死离别，它们有恩恩怨怨，人类在它们的眼里，只是一种与它们不相干的生物。当它们看见人类打仗的时候，或许也觉得好笑。总之，所处的角度不同，思维也会不同，整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如果说鸟类和人，是不同种类不同属性的，那么人与人是同一种类吧，可是，人与人之间，也各有各的小世界。城里人与乡下人，男人与女人，老人与孩子……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。普通人关注着柴米油盐，企业家们关注着金融、股市，作家聊着写作，戏迷唱着小曲，球迷看着足球，我们都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，为自己的恩怨纠葛伤心的时候，别人看着也像一个笑话，如同我们在看另类的一场战争。

记得一位痴迷花草的朋友，因为围墙上的蔷薇被不懂花草的公公剪掉了，竟哭得很伤心。在她眼里，花草简直如同她的命。

每个人都多少会沉迷于自己的世界，性格、喜好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或许都会不一样，所以，人与人的相处，跟人与动物的相处其实本质是一样的，人与人之间需要共同协作，相互理解，尊重，体谅，将心比心才容易相处，人与动物也需要相互容纳，友好和平，才能共处。无论我们是快乐还是痛苦，站在自己的世界里看别人的世界，看到的都是一种风景而已。想得明白了，也就看得开了。